

ShuiDongLe Wodexinni

故事抓人却没有血腥和真正的鬼怪，

揭开故事的谜底，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寻常事而已

在悬疑的故事背后
塑造了任保平这个冒傻气形象
坚定执着把感情看得很重很重的男孩形象



谁动了 我的新娘

黄非红◎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ShuiDongLe Wodexinni

故事抓人却没有血腥和真正的鬼怪，

揭开故事的谜底，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寻常事而已

在悬疑的故事背后
塑造了任保平这个冒傻气形象
坚定执着把感情看得很重很重的男孩形象



谁动了 我的新娘

黄非红◎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动了我的新娘/黄非红著. —延吉:延边大学
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34-3545-6

I. ①谁…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992 号

谁动了我的新娘

作者:黄非红

责任编辑:李善姬

图书策划:  腾飞工作室
☎13810585133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http://www.ydcbs.com>

E-mail:ydcbs@ydcbs.com

电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0433-2133001

传真:0433-2733266

印刷: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8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34-3545-6

定价:2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新婚惊变	1
第二章	百思不解	26
第三章	惊人发现	43
第四章	似是而非	60
第五章	无爱有情	77
第六章	疑云重重	92
第七章	芳踪再现	107
第八章	旧爱新情	126
第九章	一片漆黑	142
第十章	逃亡之路	157
第十一章	离奇境地	174
第十二章	致命错误	191
第十三章	幕落幕起	205

contents

我的新娘

Shui Dong Le Wo De Xin Niang

目 录



第一节

新婚之夜，任保平睡得很香很沉。

幸福的时刻当然应该睡得最香最美。

一觉醒来已经快八点了，任保平的头依然有些沉，思维也有些跟不上，一时间竟然记不起自己这是在哪里。揉揉眼，任保平仔细打量一下充盈着温馨喜气而又陌生的新房，短暂的意识空白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新家，从昨夜起，自己已经是这个崭新家庭的男主人了。

意识到这一点，任保平迫不及待地转过身去，身后确实躺着自己的新娘子。

自己是真的结婚了，这里真的是自己的家！

可是看看背对着自己的新娘芳子，心中充盈荡漾的幸福让任保平仍然有种很强烈的不真实感。这种感觉让任保平很不踏实，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个幸福的新郎那样立刻适应这一切，但是那种虚幻的感觉却总是挥之不去。任保平觉得这些莫名其妙的感觉绝不是此时此地应该有的，甚至他认为这是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亵渎，他不能让这种不良情绪像蛇一样继续抢夺吞噬他的幸福感，于是任保平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并尽力让自己像个捡到了一块巧克力的穷孩子，开始一点一点体味这有些像从天而降的





幸福。

一个月前，再次求职失败的任保平有些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招聘会会场，不料一出门却和一个非常靓丽的女孩撞了个满怀。任保平本来就不善于跟女孩打交道，现在跟这样漂亮的女孩以这种方式相遇，就更让他不知所措。几乎是下意识地蹲下身去帮忙捡资料，却在手忙脚乱中又摸到了美女的脚上，这让任保平窘迫极了，通红着脸都要哭了。靓丽女孩本来要发火，可是看到任保平傻傻的样子反倒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笑声真好听，到现在还响在任保平耳畔，甘纯得就像他老家的山泉水。

那场意外竟然让两个年轻人相识了，而且很快就成了恋人，那女孩就是现在躺在任保平身边的新娘花田芳子。

任保平觉得爱情真的是太美妙也太不可思议了，以他的性格和出身，如果不是那场意外，要得到这段爱情几乎是一个白日梦。所以任保平觉得这爱情、这幸福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姥姥心中的老天爷赐给他的，因此这一个月以来他一直都沉浸在巨大的幸福和巨大的不安之中，越是幸福的时刻，他越是担心这只是一个幸福的梦。

任保平本想让芳子多睡一会儿，自己也好趁机回味一下洞房花烛夜的美妙。可是想了一大阵，任保平把和芳子邂逅初始到甜美恋爱再到迅速结婚的前前后后，一点不落地全记起来了，也记得昨晚朋友们闹过洞房离开后，自己和芳子对饮交杯酒之后便相拥上床，但是上床之后的记忆却是一片苍茫寻不见，甚至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洞房花烛，那让他无限向往和期待的美好时刻在他心中留下的竟然会是一片空白。任保平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想起点什么来。可是想得头又痛又大，他还是一无所获。

一定是酒喝得太多！这是任保平唯一能找到的原因。任保平揉揉额头，最后终于忍不住伸出手去，他想要新娘帮自己验证一下幸福的真实性。

任保平的手谨慎小心地轻轻触到了芳子润洁如玉的柔肩上，不知怎么地，他竟然会心跳脸发烧。不过停了停，他还是很轻很轻地拍了拍。

芳子没有动。

“芳子，芳子！”轻轻呼唤了几声，任保平终于还是忍不住再次轻柔地拍拍芳子。

芳子终于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声音娇柔慵懒，让任保平不忍再叫了。

芳子叫花田芳子，名字有些东洋，其实是个正宗的本土美女——“花田”是由她父母两人的姓氏组合而来。就像名字一样，芳子长得容颜娇美俏丽，体态纤巧婀娜，加上天生的晶莹雪肤，街上一过，远比一些影星、歌星更抢眼，追她的人应该有很多很多。任保平刚来镜湖城几个月，不但和花田芳子一见钟情结下百年之好，还刚刚被一家影视公司看中签订了演出合同，可谓福运双至爱情事业都开花。也难怪结交不久的两个哥们儿毕然和梁佳栋羡慕得眼睛发红，就像毕然所说的，大家的好运气都让他任保平龟儿子一个人占去了，老天和上帝联合太不公平。就连任保平自己也觉得老天对自己分外眷顾，他很满足、很幸福，满足幸福得总是杞人忧天，时时害怕一觉醒来一切幸福美好都是个梦。

现在新床和被子枕头都很正常真实，更有身边的芳子证实着，但谁又能保证现在不是在梦里呢？

任保平终于忍不住又呼唤起来。

在任保平轻切执著的呼唤下，芳子总算醒了过来，她不但应了一声，扭动了一下春山般高低起伏韵致迷人的身体，还揉了揉眼睛。不过芳子并没有马上转过身来，而是撒着娇打着哈欠说困，还要睡。

芳子只说了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却让任保平更加迷惑——虽然只是几个字，任保平还是听出芳子的声音语气都和往日大不相同，听起来娇柔而陌生。虽然他跟芳子相识相恋的时间不是很长，但那也不至于对她的声音陌生到这种程度，何况自己真的很喜欢她，自从很传统也很传奇地遇到她之后，她的笑容、声音就从没有离开过他，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但刚才芳子的声音的确很陌生，如果现在不知道自己躺在洞房里，不知道身边躺着的是自己的新娘，任保平肯定不会把这个声音同芳子联系起来。但现在任保平确实躺在洞房里，身边确实躺着他的新娘，刚才的声音确实是身边的新娘发出来的。可能还是酒精惹的祸，现在只能把一切不对

劲儿的责任都推到酒身上。而且任保平知道昨晚芳子也确实喝了不少酒，远比自己多得多，喝多了，或许就会给人异样的感觉，也或许是自己酒喝多的缘故，就感到别人有异样。任保平还想到了一个原因——很可能是自己还不太习惯跟芳子这么亲密无间——他和芳子认识一个多月了，但在昨夜之前两人从未有过过分的亲密举动，更没有同床共枕过。

“想什么呢？”芳子意外地开了口。

任保平竟然吓了一跳，他慌忙说：“没，没……没想啥……”

芳子没有再说话。

“芳子，转过来睡，好么？”过了会儿，任保平鼓起勇气软声向芳子申请。

“为什么要转嘛？人家困着呢……”芳子扭扭身子继续撒娇。

任保平凑到芳子耳边温柔地说：“转过来好吗？我想……看着你睡！”

“又不是没看过，人家又不好看！”

“你好看，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好看的！”任保平说的是真心话。

芳子终于被任保平感动了，她大慈大悲地说：“嗯，现在你是我老公，只好依着你了——那你先闭上眼睛，不许偷看！”

任保平应着，老老实实在闭上眼睛，听着芳子转过身来，而且感受到了她芬芳的呼吸。

“好了，睁开眼吧，人说早晨八点钟之前没有美人，你可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不要吓着啊！”芳子娇滴滴地说着，但口气里却充满自信。

任保平也只当芳子是在开玩笑，他一脸柔情蜜意地睁开了眼睛。

睁眼只看了一眼，任保平立马就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没有一声尖叫，但真的是张着嘴忽地坐起，见鬼一样瞪着芳子。

冷不防的芳子也给任保平吓得一下子坐起，可又很快捂着只带了文胸的胸部躺下，又拉被单象征性地盖了一下，定定神，她这才花容失色地问了句：“怎么会把你吓成这样，至于吗？难道我有那么难看，那么可怕？”说着她羞恼委屈得快要哭出来了。

任保平依然瞪着她——让他吃惊意外成这模样的确实是芳子的长相，不过不是因为芳子的脸真的变得难看了，而是因为更好看了——只是这张非常美丽的脸也无比陌生。

因为这张脸根本就不是花田芳子的脸！

“保平你，你怎么了？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任保平这么明显的异常芳子当然察觉到了，她本来委屈得要哭了，可见新郎这副样子，她早已顾不得委屈，倒和任保平一样诧异起来。

任保平对芳子的话恍若未闻，他只是使劲擦擦眼，然后定睛使劲再看，眼前的芳子却是越看越陌生。

毫无疑问，这个芳子他不认识——任保平终于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你——你是谁？”任保平终于声音异常地问出一句，脸色也由最初的惊诧变得非常茫然起来。

芳子也已经随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披上衣服也坐了起来，她比吃惊望着自己的任保平更加吃惊地反问一句：“我是谁？你问我是谁？”

任保平没有回答，尽管他已经看了又看，可他还是不敢更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擦了又擦，揉了揉再揉，眼睛都擦疼了，任保平晃晃脑袋，再一次把眼前的新娘又非常仔细地看过一遍，之后他不得不再次肯定了一点——这个女孩确实确实不是花田芳子——确实确实不是！

明白了这一点，任保平这才猛然从惊愕中醒过神儿来，意识到了事情不是很异常而是很严重，而且严重程度远远超乎他的理解和想象能力。

“保平，是不是还没过酒劲儿？昨晚你真的喝得太多了，你平时又不喝酒，都怪毕然他们……”见任保平发起呆了，芳子松了一口气，她凑近任保平，想要摸摸他的头。

“你，你，你是什么人，怎么睡到这里来了？”任保平一边惊恐向后躲闪一边结结巴巴地问着，然后赶紧抓起衣服，手忙脚乱地穿起来，但是他的腿怎么也蹬不进裤腿里去。

任保平向后躲闪的同时芳子也下意识地躲闪开去——她被任保平的异常吓着了。芳子真的害怕起来，她身子向后缩着，惊惧地望着任保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撕扯了半天，任保平总算把衣服弄到了身上，他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急于穿衣，好像穿上衣服能够稍稍挽回一些这天大的错乱，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有什么错乱，这时候穿不穿衣服是毫无区别的。穿衣服的同时任保平的思维也在疯狂运转中。错了，肯定是错了，这个人不是芳子，那么芳

子在哪儿？是这女孩走错了房间，还是自己走错了房间？任保平更倾向于自己昨晚喝多了走错了房间，如果是那样，芳子现在是在焦急地寻找自己，还是她也正和一个陌生男人睡在一个床上？

这么想着，任保平已经冒出了一头大汗，身上分不清是冰冷还是发烧，仿佛一失足掉入极度深寒的深井。昨晚任保平还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可一夜之间他似乎就变成了最倒霉的人——洞房之中一觉醒来，身边睡着的是一个陌生女人，而自己深爱的新娘却不知身在何处。

这一瞬间，任保平看到自己刚刚筑就的幸福之巢轰然垮塌。

系了半天裤带怎么也系不上，任保平实在等不得了，提着裤子就要往外跑。

“站住！”

后面这声尖厉的娇喝一下子让任保平刹住了脚步。

不情愿地慢慢转过身去，任保平看见芳子正羞愤恼怒地盯着他。任保平真希望刚才只是幸福得花了眼，芳子应该还是昨天的那个芳子，但让他无比失望的是，看了又看，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还是和刚才一模一样的脸——一张美丽而陌生的脸。

芳子也正羞愤不解地盯着任保平，她满眼都是迷茫和愤怒——新婚之后的第一天，受到了新郎这样的古怪捉弄，恐怕没有哪个新娘能不伤心不愤怒。她盯着任保平，仿佛要把目光化作利剑刺破任保平的胸膛，看看他心里到底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任保平面对芳子的盯视并没有感觉不自在，因为他现在根本不在意她怎么样，他要赶紧找到他真正的芳子。不过就在他不耐烦地转身又要往外跑的瞬间，芳子突然恍然大悟地大叫一声：“哎呀！我真笨，我真笨——怪不得星探发现了你，你还真会演戏——刚才把我吓了一跳，你装得——不，是你演得太像了，太像了！你坏，你好坏，你真坏！”说着她已经咯咯娇笑起来，笑得天真烂漫，花枝乱颤，披着的衣服也已半落。

任保平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对芳子那春光隐现的雪白酥胸也根本没有注意，他只觉得这个芳子笑得是那样的虚假和做作，就像一朵鲜艳的塑料花，他甚至觉得芳子的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戏弄。任保平禁不住恼火地低喝一声打断了芳子的笑：“谁跟你演戏了？你才是在演戏！我是非常认真

的！你到底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说着他还努力做出一副凶恶的模样。

“英雄好汉消消气，我说我招我坦白。我姓花田名叫芳子，芳龄要保密，星座不能说，家里有房又有车，只说那一天与一位帅哥任保平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于是拜天地入洞房，我做了平哥哥的新娘，平哥哥成了我的相公，这里就成了我的家你的家我们的家……我的朋友有很多，我的爱人只有你一个……”芳子很配合地做出一副惊恐害怕又调皮可爱的样子耍开了嘴皮子。

任保平哪有心思和她演小品，他跺跺脚，下意识地四下打量一下，这一打量他又一次大吃一惊——这并不是别人的家，而正是他和芳子的新房。

再次把房间审视一遍，任保平确认这真的不是别人的家，毫无疑问就是他和芳子的新房——房间的家具都是他和芳子共同选定的，摆放位置也是他和芳子共同选定的，连这个房子都是他和芳子一起租下的。

任保平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既然不是别人的家，那芳子极有可能就在这所房子里，也许这只是她和他开的一个大玩笑，或者这本来就是婚礼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是毕然他们闹新婚的延续，或者还有可能这是镜湖城特有的婚俗呢……现在也许真正的新娘花田芳子正躲在某个房间偷偷笑他傻呢。

任保平顾不得裤带还没系好，就提着裤子急不可待地跑向了别的房间，床上那个芳子叫喊的什么他根本没有兴趣去听清。

满怀希望的任保平把每个房间都仔细寻找了两遍，包括洗手间、浴盆里、衣柜里、窗帘后，甚至包括床底下，其他所有的房间都找了个遍，摸了个透，却根本寻不见真正新娘的人影。任保平大失所望，没办法，只好又跑回卧室，软下口气请求这个冒充芳子的美丽女孩，不管她们到底在和他开什么样的玩笑，现在游戏都要到此为止，他请求她赶快说出真芳子在哪里。

这时芳子也已经穿好衣服下了床。见任保平还是没完没了的，她就不再理他，自顾去洗漱了。

任保平急躁而又无奈地在屋里打了个转，回头往床头上一看，不禁又是大吃一惊。



第二节

床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结婚纪念照，正是因为很大，刚才反倒被任保平忽略了，现在无意间看上一眼，他才无比吃惊地发现，照片上的他还是那个他，可是那个穿着婚纱跟他幸福依偎在一起的女孩却已不是真正的花田芳子，而竟然就是现在房间里的这个冒牌货。

这怎么可能呢？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任保平也实在难以置信。他张着吃惊得合不拢的嘴走上前，仔细再看，照片上依偎在他怀里的女孩依然不是那个真正的花田芳子。

任保平再一次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更不相信自己。他紧紧闭上眼睛，又紧紧捂住，半晌才把手指分开一点，心里祈祷着望过去。

照片上的芳子的笑靥甜美如花，正两眼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笑容真的甜美迷人，只是这个笑得很甜美的女孩确实还是现在房间里的这个女孩，而怎么也不是任保平记忆中的那个花田芳子。

是在梦里，这是在梦里！睡梦中所有的证明仍然还是睡梦，任保平现在好像真的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在梦里。这让他很恐慌，从未有过的恐慌，他像个沉入无底深潭的溺水者，极力而无效地挣扎着。

“我要醒来，我要醒来！”任保平心里这样对自己大声喊叫着，使劲掐住自己的胳膊——他忽然记起姥姥说过，如果不知自己是不是在梦里就掐掐自己，不疼就是梦。啊——他痛得咧咧嘴，看看胳膊上的红印痕，他无法再认为自己是正在梦里。

但是抬头，大照片上的那个新娘却依然不是记忆中的芳子。

惊愕茫然地对着照片望了好半晌，照片没有任何变化，任保平却终于想起了什么，他急忙转身找出同大照片一起照的结婚纪念相册，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这一看他又看了个目瞪口呆——相册里不论是合影还是单人照，所有的花田芳子全被现在的这个假芳子替代了！

任保平觉得玩笑实在开大了，或者说事态真的严重了，他拿着相册跑进洗手间，追问那个正在刷牙的陌生的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恶搞是

不是太过分了。

芳子终于忍无可忍了，她冲动地“噗”地一声把漱口水直接喷到了任保平的脸上。

然后两个人都愣住了。

望着满脸是水的任保平，芳子又忍不住花枝乱颤地笑了起来，边笑边指着任保平问：“清醒些没有，我的新郎官？我就不明白了，你是酒精深度中毒没醒过来啊，还是八辈子没娶过媳妇兴奋过度？就算是演戏也得有个完呀？适可而止吧，亲爱的！否则我美好的心情都要让你给破坏了！”

任保平刚才怒冲冲的火气被这一口水、一顿数落一下子浇灭了。他像个肇事者一样拿着相册站在那里，哑口无言。

芳子发泄了一顿不满之后，看来觉得自己也有些过分了，便扯过毛巾想给任保平擦擦脸上的水，不料任保平却害怕似的手一推身子一躲，两眼仍像见鬼一般盯住芳子。

芳子让他看得又冒气又发毛，她突然想到了什么，不禁也惊惧地倒退一步，瞪着任保平，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不会是精神有毛病吧……快说，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你们家是不是有精神病家族史？”

“你才精神有毛病呢！”一句话，让任保平的火气噌地又回来了，他把相册啪地摔在洗手台上，指着芳子驱赶道，“你为什么冒充芳子我可以不追究，你是谁我也不管，但你必须马上离开我家！”

芳子看看任保平黑着脸，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精神错乱的迹象，更像见了外星人一般异常惊愕地瞪着他：“什么？你——赶我走？”

任保平说：“是的，我没有开玩笑，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你再说一遍？”

“赶紧走，马上走，立刻走！走！”任保平指着门口已经是在怒吼了。

“好，好，我走，我走……”芳子边哭边向外跑去。

“站住，你不能走！”任保平却又很快追上去挡住了芳子的去路。

“别管我，让我走，让我走！”芳子已经委屈伤心气愤得成了泪人。

任保平毫不怜香惜玉，他依然硬邦邦地说：“当然要让你走，你想不走也不行，这是我家！但是这样走不行，走之前你必须说出芳子的下落！”

芳子气愤至极，她玉指尖尖点指着任保平：“任保平，你是有眼无珠还

是脑子进水了——我就是芳子——我就是花田芳子，你好好看清楚！”

任保平冷笑一声，真是愤怒出诗人，平时话不多的他竟然也伶牙俐齿起来：“好笑，我又不是傻子白痴植物人，难道会连自己的老婆都认不出吗？就这样强迫我受骗，你也太小儿科了！快说，芳子在哪里？”

“哦……我明白了，你肯定是后悔了，你肯定是有别人了！任保平，我要跟你离婚！”芳子哭得花容惨淡，一点也不像是假装的。

但是任保平却仍然不为所动，他爱好表演，并且容易投入，所以尽管他觉得这个假芳子表演得不错，但还是有点做作了，如果此时她只是伤心地哭泣什么也不说，他即便不会相信，没准也会被打动。而现在面对这个絮絮叨叨的芳子，他的反应就是一定要她说出花田芳子的下落，否则就要报案，说着他拿过手机真就要拨110。

恰在此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啊，是芳子！”

任保平丢下芳子急忙喜出望外地跑去开门，他以为一定是真正的芳子回来了，他就知道这是场玩笑，只要见到芳子，即便这玩笑多么过头他也会忽略不计较的。

可是开了门一看，门外不是花田芳子，而是毕然、梁佳栋和两位艳美女郎。

任保平的笑脸一下子僵硬了。

“咳咳咳，龟儿子娶了婆娘不认哥儿们了咋的，干吗这么直眉愣眼地看着我们？连笑都不会了，不会是幸福傻了吧？”毕然用招牌似的川味普通话嚷嚷着，还给了任保平一拳。

任保平这才回过神儿来，他哭丧着僵硬的脸强迫自己做出一个笑的表情，然后不得不往屋里让客人。可是没等毕然他们几个人全都走进屋，任保平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赶忙又小鸡展翅一般抢上前去，伸开双臂挡在了几个人面前：“不不不，不能进，不能进……”

“咋了，芳子没起呢？”梁佳栋认真地问。

毕然不怀好意笑着说：“没起正好，看看写真新娘子啊，哥儿们之间没有隐私嘛！”

“不是，起来了，可是，只是……”

毕然摸了把任保平的脸：“我说哥们儿，这结婚真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吗？怎么一夜之间，我的哥们儿任保平就变得如此痴傻了？悲剧乎？喜剧乎？”

任保平不知说啥，索性啥也不说。

毕然趁机就要蒙混过关。

“不行，你们还是不能进……”不让毕然他们进屋，任保平当然知道很对不起朋友，可是宁可对不起朋友，也不能让朋友看到那个假芳子。芳子和毕然他们都很熟，毕然又是个破嘴，如果让他们发现洞房花烛之夜和自己同床共枕的竟是另外一个女人，如果这又不是玩笑，芳子知道了肯定不会原谅自己的——何况这还跟着两个不认识的女孩，即便这是玩笑任保平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毕然认真地打量着任保平，表情也有些严肃起来：“任保平，瓜兮兮的发个什么呆？你个龟儿子中邪了吧？怎么脸都不是色儿？还心事重重的，不会是纵欲过度色迷心窍了吧？”

任保平根本没心思斗嘴开玩笑，他只是极力伸展着手臂，用最原始的本能，毫无智慧成分的方法阻止大家进来。

“哟！毕然和梁佳栋啊，你们不是一个劲儿地夸你这哥们儿纯朴、实在、热情、好客么，就这么实在，就这么热情，就这么好客啊？还真给面子啊，看来是不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呀！”那个大眼睛女孩很不高兴地说。

那位娇小可人的女孩嘴更损：“就是嘛，咱们这不是私闯民宅吗？人家要是报警咱们都得进局子，这要是在美国早掏枪把咱们给毙了！”

“保平，我们是过来给你们贺喜的，这位是高颖，这位是非菲，都是我们的朋友。在镜湖城，新婚有人贺喜是吉利事，也只有要好的朋友才会这时候上门贺喜的，而把来客挡在门外可就是大不敬了……”梁佳栋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也觉得任保平太不给他们面子了，于是认真地解释启发他。

毕然也痛心疾首地说：“就是，为了给你贺喜，我们特带了两个本城土著特产美女，这礼遇可是破格的。上次非洲一酋长来旅游，举着一包象牙要请吃饭，这两位愣是没给面子……可是你这，我们一说人家来了，这多

大的面子啊！你任保平连根儿葱都没表示一下，甭说象牙了！我毕然闯荡江湖数十年，今儿就生生栽在你这瓜娃儿手里了！”

任保平万分惭愧又万分无奈，梁佳栋和毕然的话让他无地自容，但不管他们说什么，他就是不能把家里的这个芳子让他们看到。门口这么吵闹，里面肯定已经听到了，所以他边拦挡大家边心虚地回头向内室看去，他真怕假芳子会在这时候走出来。所幸刚才开门时这个芳子已躲进了卧室，任保平知道她肯定更怕让别人看到她露了马脚。

任保平其实是很想把这事跟毕然他们说清楚，让他们给自己出个主意或者给自己指点迷津，可是这件荒唐事又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何况又当着生人，没办法，只好先得罪好朋友了，以后再跟朋友解释赔罪吧……任保平这样想着，当下就再次咬牙硬起心肠黑下脸说：“实在对不起你们了，今天家里发生了些事情确实不方便，改日我请客赔礼道歉跟大家说清楚，到时你们怎么骂我都行！”

毕然还要说什么，梁佳栋却推了他一下，闷声说：“不用了，我们不会再打搅你们的——毕然，咱们走！”丢下这句话，他拉上那个高颖就走。

毕然非常没面子又很不甘心，他指着任保平瞪了半天眼却发不出力道，最后骂了句龟儿子，拉了菲菲也跟了上去。没想到就在这时，任保平身后却有人开了口：“呵呵，真生气了？朋友来了哪有赶人家走的道理？保平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还当真了啊？我们保平现在很能幽默呢，而且他在家也一直在练表演，很投入的哦！快进来，快进来！”

明知身后是谁，任保平还是很意外吃惊地回过头去。

芳子真的已经走出内室，而且此刻正笑吟吟地站在他的身后，大方得体地招呼着毕然他们。

这下可糟了，如果这是意外而不是误会，那以后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任保平惊慌失措，正不知是不是该把她赶回卧室去时，毕然却已经闻声转回。

任保平等待着毕然大吃一惊、大呼小叫，但是他等待的却是毕然阴阳怪气、万分不满的牢骚：“我说芳子小姐，我最最爱慕的新娘子，你可把老公调教惨了啊，这龟儿子刚入洞房，就被你教育得重色轻友要跟我们割袍断义了，这也太过分了吧！”

任保平以为毕然一时之间没有看清楚芳子的真面目，没料到接下去芳子也开了口：“小然子，你这瓜娃子跟我们要啥子贫嘴，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保平这不刚跟影视公司签了演出合同么，这不，马上就开始做明星梦了，练表演练得太投入了，分不清戏里戏外了，刚才硬说我是假芳子，不是正赶巧你们来，我现在已经被大明星赶出家门流离失所了……”芳子说着说着委屈来了，又忍不住抹起了泪来。

“真的假的啊？”毕然看看芳子再看看任保平，“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有点古古怪怪的——不会是你们两口子在摆龙门阵演双簧吧？”

“我知道，这叫新婚综合症……就像……就像人家说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叫幸福得不知咋表达才好！”那个叫高颖的大眼睛女孩笑着快嘴搭上一句，然后又冲那个菲菲伸伸舌头。

菲菲也笑笑说：“你没结婚就这么有经验嘛，佩服佩服，嘻嘻……”说着还用手指轻轻刮刮自己的脸。

高颖撇嘴反击：“别假清纯，别忘了，这可都是你告诉我的！”

两个女孩斗嘴的时候，任保平正茫然地看着毕然和梁佳栋，他们两个人见到假芳子本该大吃一惊甚至跳起来，可是他们却连一丝意外都没有表现出来。再看芳子，也是非常自然得当，似乎她真的就是花田芳子似的。

任保平的思维一塌糊涂，大脑有种短路的感觉。

这时芳子已擦去眼泪招呼大家：“我可没那个天才，现在我可知啥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了。不好意思，大家别在那站着了，快进来，都坐吧，喝点什么呢？毕然你们哪里拐骗来这么抢眼的美女？”

毕然笑笑：“保密！”然后还做出一副色迷迷的样子看着芳子的胸部说，“保平吃什么我也想吃什么，嫂子舍得不？”

虽然这个芳子是假的，也知道毕然是开玩笑，但毕然那种做派还是让任保平有些恶心。

芳子含羞带笑依然大方地装糊涂说：“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那放着呢，大伙随便啊！”

毕然得寸进尺，竟然起身凑到芳子面前做着动手动脚的架势，芳子竟然既不急也不恼，只是灵活机智地和那个坏家伙周旋起来。

梁佳栋他们几个笑嘻嘻地看笑话，任保平可看不下去了，他上前一把